

HE IS DEAD. EXPLAIN THIS.

My Father's Funeral Was the End of His Life.
Not of His Presence.



FERDINANDO FREGA / BLADEFREGA

他死了。解釋一下。

L' ORÉAL THROUGH GILLETTE · 01

我父親的葬禮是他生命的終點。不是他存在的終點。

我父親死了。

這不是理論。

有一場葬禮。

有一口棺材。

有一座墓園。

有親戚們握著手，輕聲說話，重複著幾個世紀以來人們在再也說不出什麼有用的話時一再重複的那些句子。

他79歲。

我60歲。

死亡的算術清清楚楚。

之後發生的事卻不是。

整整一年，我像任何一個理智的男人那樣過日子。

我哀悼他。

我懷念他。

我想念他。

有時我會談起他。

大多數時候我不談。

生活像一個耐心的債主，每天早上都來收它應得的帳。

帳單。

工作。

家庭。

責任。

日子變成了星期。

星期變成了月份。

然後，有些東西變了。

不是突然。

不是戲劇性地。

是悄悄地。

就像鐵上長出鏽。

就像黎明走進一個房間。

就像一個兒子發現，時間早已未經允許地在他身上動工。

我開始在午餐時喝一杯葡萄酒。

我父親以前就這樣。

我迷上了辣椒。

我父親愛吃辣椒。

出現了一種揮之不去的咳嗽。

正是他多年來假裝沒有的那種惱人的咳嗽。

接著是笑話。

同樣冷冷的反諷。

同樣的節奏。

同樣在說出笑點之前先微笑的習慣。

一天晚上，我在鏡子裡瞥見了自己。

有那麼一刻，我笑了。

然後我停住了。

我認得那張臉。

但我不認得那個人。

我無法把那種感覺說得比這更清楚：

我看起來完全就是我自己。

可是站在那裡的，似乎是另一個人。

那就是開始。

或許它早就開始了，只是我沒有察覺。

差不多同一時間，還發生了另一件事。

2026年6月9日，我坐到電腦前，準備為一個舊的WordPress網站續約。

計畫就是這樣。

一件簡單的行政事務。

那種大人不得不做的無聊事，只因為現實執意存在。

結果，我買了一個新網域。

Gillettenarrative.com。

我發明了一個名字。

然後我開始建造一樣沒有人要求我建造的東西。

奇怪的不是工作本身。

奇怪的是目的。

我不想賣任何東西。

我不是在創業。

我不是在追投資人。

我不是在尋求認可。

我把一切都免費送出去。

我越拚命，這件事就越不理性。

一天十個小時。

十二個。

十五個。

二十個。

如果執念有一間辦公室，我已經成了它的夜班經理。

但我還是繼續。

然後，Bing做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我的一篇作品在Gillette的搜尋結果中排到了第一。

我的家人說那是運氣。

巧合。

意外。

我同意。

就在我驗證它之前。

我又發表了一部作品。

又發生了。

然後又一部。

又是如此。

最後，連巧合本身都開始要求一個解釋。

我的姐夫擔心律師。

我擔心的是弄懂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擔憂。

一種害怕後果。

另一種尋找原因。

我一向更喜歡原因。

但就在我追尋答案的時候，我的身體也加入了對話。

先是腺體發炎。

然後是牙齒膿腫。

然後是背痛。

然後是腿痛。

一個症狀接著一個症狀。

沒有什麼災難性的。

沒有什麼戲劇性的。

剛好足以讓一個男人留意。

有一天，我在地下室找一個舊的電腦滑鼠時，發現了一張祖母的照片。

我父親的母親。

我並沒有在找她。

可她就在那裡。

在一個被遺忘的盒子裡等著。

我把照片放進了皮夾。

不是因為我有理由。

而是因為我沒有理由不這麼做。

後來，我試著向妻子解釋其中一些事。

她仔細地聽著。

然後她幫我約了精神科醫師。

我認為這是完全合理的反應。

說實話，換作是我，大概也會這麼做。

因為那時，一個問題已經開始占據我的腦海。

一個危險的問題。

不是因為它有答案。

而是因為它沒有。

一個人死去時，究竟有什麼留了下來？

不是在法律上。

不是在生物學上。

不是在宗教上。

是在人的意義上。

一個聲音？

一個習慣？

一段記憶？

一個手勢？

對葡萄酒的偏愛？

一個微笑？

一個父親能否消失了，卻仍然存在於另一個生命的結構之中？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發生了什麼。

我越是尋找父親，就越少在墓園裡找到他。

反而越多地在自己身上找到他。

最後，身體上的毛病消退了。

大蒜。

豆子。

米飯。

長長的散步。

時間。

身體康復了。

問題留了下來。

一天下午，我口袋裡揣著一美元出了門。

這一美元，是我原本指望撐到月底的70美元裡剩下的全部。

幸好，我的食物櫃比我的皮夾富有。

米。

豆子。

洋蔥。

大蒜。

足以讓一個男人活下去。

卻不足以讓任何人刮目相看。

在街上，我遇見兩位老人。

貧窮。

有尊嚴。

以老人常有的那種方式隱形。

他們沒有要錢。

他們沒有求助。

他們只是存在著。

我把最後一美元遞給了他們。

「別為這個爭了。」我說。

「要是花不掉，也許它能給你們帶來好運。」

他們笑了。

我走開了。

走了幾公尺，其中一人把我叫了回去。

「嘿，好人。」

我轉過身。

他笑了笑。

然後他說了一句我永遠忘不了的話。

「一切經歷過的事，都可以被講述，理由只有一個。

因為它發生過。」

然後他走了。

我再也沒見過他。

生活艱難時，人們常常去尋找上帝。

我很少這樣。

不是因為我拒絕祂。

而是因為我從來不太擅長尋找。

我更喜歡觀察。

注視。

留意。

仔細看那些大多數人不屑一顧的東西。

一個巧合。

一張照片。

一個微笑。

一個死去的父親，出現在他活著的兒子的習慣裡。

我父親死了。

我知道。

葬禮證明了這一點。

棺材證明了這一點。

墓園證明了這一點。

但如果死亡結束了他的生命，它並沒有結束他的存在。

如果你不同意，那也完全可以接受。

我不是要你相信我。

我只是問你那個我問過自己的同一個問題。

他死了。

解釋一下。

Ferdinando